

诗|意|唯|美

中国
儿童文学
名家
新作
第二辑

第二辑

蓝天里有一片海

周 静
恩 明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蓝天里有一片海

周 静 著
恩 明 绘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天里有一片海/周静著;恩明绘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0

(《儿童文学》童书馆:中国童话新势力)

ISBN 978-7-5148-1892-5

I. ①蓝… II. ①周… ②恩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7171 号

LANTIAN LI YOU YIPIAN HAI
(《儿童文学》童书馆:中国童话新势力)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总策划:徐德霞

统筹执行:刘霁爽

责任编辑:余晋

插图:恩明

著者:周静

美术编辑:恩明

责任印务:杨顺利

责任校对:杜益萍

社址: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邮政编码:100022

总编室:010-57526071

传真:010-57526075

发行部:010-57526568

网址:www.ccppg.com.cn

电子邮箱:zhs@ccppg.com.cn

印刷: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mm×1360mm 1/32

印张:5

2014年10月第1版

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:65千字

印数:10000册

ISBN 978-7-5148-1892-5

定价:20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编者 的话

童话一直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，也是最贴近儿童阅读趣味的一种文学体裁。《儿童文学》多年来刊登了大量优秀的童话作品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童话作家。近些年，一批青年童话作家集结在《儿童文学》旗下，他们以清新的文风、绮丽的想象、雅致的语言、生动的故事、现代的叙事、丰富的内涵、优美的意境、诗意的情怀脱颖而出，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，为中国原创童话带来了新的气象，代表了中国童话新势力的崛起！

《儿童文学》作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高地，有梳理这批青年作家作品的使命，有为他们搭建舞台展示风采的责任。我们特编选他们的短篇童话代表作，以“中国童话新势力”丛书的形式予以集中展示，希望记录他们的成长脚步，也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优异品质传承并发扬下去。

“《儿童文学》童书馆”是我们着力打造的面向小学生读者的新书系。作为童书馆的第一套重磅丛书，“中国童话新势力”丛书的作家精中取精，作品优中选优，图画精美耐品，我们衷心希望给广大读者奉上一席中国原创童话的丰美盛宴。

自序

童话蕴含力量

我喜欢童话。

童话蕴含力量。

一篇好的童话，就像一朵花，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精巧、舒展、自然的美。这种美带来的任何一点感动、泪水、欢笑、勇气等等，都是童话之花的果实。

童话的果实是成熟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的。

所以，我用自己内心的追寻和感动来创作我的童话。

就像《小丑》里的那个小丑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当一个小丑，于是就离开马戏团去寻找早被自己忘记的缘由。我就是这个“小丑”，这种离开、寻找和欢欣，是我曾经努力尝试过的。我相信，很多勇敢的人都曾尝试过，或即将去尝试。

就像《鸭子的歌》里的丫头，她爱着鸭子，却因为这种无间距的“爱”令鸭子离开了自己。于是，她去寻找。我就是这个“丫

头”。当我去寻找我的“鸭子”时，我的朋友所回馈的宽和、温情，是我心里最美丽的彩虹。

就像《我的新雨靴》里的“我”，打着把伞走进午后的阳光里，迈开大步朝前走，就能走进大海，走到东方的宫殿里，走到赤道去。我就是这个穿雨靴的孩子。我常常坐在窗户前看雨。雨细细密密地落下来，把我的小屋变成了一座小“岛”。我就在我的“岛”上，向往着岛外那个陌生的、神秘的世界。我总相信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。

就像《山姥姥的藤筐》，就像《蓝天里有一片海》……我写下的每一个故事，都源自我内心的感动、渴望，都源自我对于美的追寻。

我亲爱的朋友们，真希望我的这些童话，能像我所期待地、渴望地那样，走进你的心里，结出一点点果实来，谢谢你们。

周静



目录

- 001 鸭子的歌
- 020 小丑
- 034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
- 049 蓝天里有一片海
- 063 龙山上住着一一条龙
- 077 船长从火星来
- 087 公鸡老喔
- 097 山姥姥的藤筐
- 109 蓝兔子点心铺
- 123 扫晴娘
- 133 我的新雨靴
- 146 一朵花的梦想





鸭子的歌





1

“我唱首歌给你听吧！”鸭子说。

“哈——”我说。

“你说‘哈——’是什么意思？”鸭子生气了。

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哈的意思。”我说。

如果你听过鸭子唱歌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。鸭子的嗓门很大，却一点韵律感也没有，他一唱歌，我从耳朵尖到头发丝都是疼的。

“哼——”鸭子气咻咻地冲出了门，给我留下一个屁股一翘一翘地走动的背影。每次鸭子生气的时候，走路的姿势就会变得僵硬，屁股也就翘得更厉害了。

他这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忍不住扑哧笑出来。

鸭子听到了我的笑声，他转过身，恼怒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洗洗手，准备煮汤、揉面。

汤是放了香菜的鱼汤，鸭子最喜欢吃了。揉面是为了做面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做的面包总是硬邦邦的，掉在地上能砸出一个坑来，一点面包的香软都没有。每次我把面包从烤箱里端出来，鸭子就会“哈——”我一声。

2

鸭子慢慢地喝着鱼汤，惬意地眯起了眼睛。

“我说丫头啊，你这烤面包的想法，就不能放弃吗？”

鸭子懒洋洋地问。

“你可以不唱歌吗？”我问鸭子。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你即使愿意不唱歌，我也不愿意不烤面包。”我说。

你揉过面团，烤过面包吗？

用力在桌子上拍打一番后，面团变得柔韧细腻，放到温暖的地方让它发酵，它会慢慢变得膨大，发酵后的面团更加柔软，捏出各种形状也不会塌下来。

把捏好的面团放进烤箱里，那种香香甜甜、暖融融的



味道就会在黄昏的时候弥漫开来——我喜欢在黄昏时分烤面包。

这时候，再小口小口地喝上一小杯牛奶。哈！妙极了。

可是，鸭子显然感受不到这种美妙的滋味。他说：“牛奶，呸！配上这种硬邦邦的面包……”

我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就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面包。

你见过鸭子吃硬邦邦的面包吗？他那扁嘴巴怎么也咬不烂，怎么也合不上，样子滑稽极了。

我笑得肚子疼。

鸭子又羞又气，脸红得像要着火了。

好不容易把面包弄下来，他一个字也不说，进房间收拾了一个小包裹，要出门去。

我慌神了，天都要黑了昵！

“你去哪里？”我拦在门口，问鸭子。

“不要你管。”鸭子看都不看我，“我去没有硬面包的地方。”

我烤的面包虽然很硬，但很香啊！我把它敲碎了煮汤，鸭子不也喜欢喝嘛。他这样说，我也生气了，转过头去不理他。

就在这时，鸭子从我身边一绕，出门去了。

我想喊他，张张嘴，却没有声音。

算了，他走不了多远，说不定去哪个草棚过一夜，明天一早就回来了。

鸭子喜欢草棚，他偶尔也会带着我去那里过上一晚。

草棚外的夜晚很美妙。青蛙在池塘里叫，蟋蟀在草丛里叫，月光洒下来，它们的叫声就融化在这温柔的夜色里，清脆而欢快。

我喜欢欢快的气氛。

荷花的香味也弥漫过来了。我就在这香喷喷的味道里，挨着鸭子，睡上一个香喷喷的觉。

可是，这次我想错了。

第二天，鸭子没回来。

第三天，鸭子没回来。

第四天，鸭子没回来……

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，鸭子都没有回来。

我找遍了附近的草棚，却连鸭毛都没有找到一根。

我听说原野上有狐狸，难道他被狐狸叼走了？

就在慌神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上写着几个字：“我去学唱歌了——鸭子。”

哦，我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哈！”



鸭子不在家的日子，无聊极了。

鸭子其实是一只了不起的好鸭子。他会讲一百零二个笑话，会用他那双大脚拍打出一千零二十八种节奏，会做出九十六种预备起飞的姿势——虽然他飞不了几米远，会缝窗帘，会做三十八款不同的裙子，会用绳子打出八十六种不同的结……

我以为他不在家，我烤面包的时候心情会好很多。

其实不是这样，没有鸭子坐在一旁“哈——”一声，我觉得面包的香味都逊色了不少。我没法说我新学的揉面的手法，没法说我往和面的水里掺了果子酒，没法说发酵后的面团膨起的形状像一朵云……

面包只是一个面包了。







当我坐在夕阳里，把鸭子的信读到第一百遍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
我要去找鸭子，我要向他道歉，告诉他，我不该把面包塞在他的扁嘴巴里。

为了表示诚意，我还带上了一个面包，打算到时候让鸭子塞到我的嘴里，堵住我的嘴巴。

去哪里找鸭子呢？

鸭子的信上没有留下地址。

这难不倒我。

他的信是写在一张水草的叶子上的，这种水草只有大河那边才有。

我整整走了三天，才走到大河边。

河边，一只老獾正站在水流中修水坝。他说：“是的，这里曾经来过一只鸭子。他喜欢唱歌。一大早，太阳才刚刚出来，他就对着太阳唱开了。”

“曾经”，他说的是“曾经”，看来，鸭子已经走了。

“那嗓门——”老獾“啧啧”咂吧了两声，“吵得我脑壳疼。”

“你赶跑他啦？”不知怎的，我生起气来，也不知道是生老獾的气，还是生自己的气。

“没有。”老獾说，“他会用水草打一种奇怪的结，水怎么冲都冲不散。我建水坝的时候，他用水草帮我把木头绑在一起，能省不少事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走了？”我知道鸭子喜欢大河。他喜欢在宽阔的水面游来游去，喜欢浪花冲上他的羽毛，喜欢游过湍急的水流。

老獾摇摇头。

天色已经晚了，我只好在河边住下来。

老獾捡来一堆树枝，打算生一堆火。

我拿出火石，三下两下就打出了火。

“鸭子用打火石生火的样子和你一样。”老獾突然说。

怎么可能！鸭子常常笑话我是老古板，用打火石生火，他更喜欢用火柴和打火机。

夜色越来越浓，河面上升起了淡淡的雾。

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。

“听说河面上的雾是河妖在生火。河妖的手总是湿的，多干的柴到他手里都会被打湿。这柴一打湿吧，”老獾往火里添了一根柴，丝毫没理会我目瞪口呆的样子，“就会冒烟，所以啊，这河上就总是飘荡着雾了。”

我说不出来。

这不是我跟鸭子说的故事吗！

每次听我说这样的故事，他都会撇撇他那扁嘴，说我“瞎掰”。

我瞎掰了吗？没有。

鸭子说他在河边守了一晚上，都没看到过河妖出来捡柴火。

河妖出来，那是他能看到的吗？

河妖会变形，说不定变成一只青蛙，从他眼前一路呱呱叫着跳过去，他都不知道呢！

唉，每次说起这样的故事，我们俩谁也不服谁。可是，我爱说，他也爱听，说完听完就得争论一番。

“你见到过河妖吗？”我问老獾。

老獾瞥了我一眼：“河妖能被我们看到，那他还叫河妖？”

我被他这一眼看得跳起来，忍不住就要反驳，可刚要开口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每次鸭子问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看他的——那是一种“你什么也不懂”的眼神。这眼神真叫人恼火！

我给老獾倒了一杯茶，再也没说话了。